

早期欧洲世界地图上的远东海域及其名称

浙江大学 黄时鉴

人们对于世界诸地域的认识基本上有一个自古到今、由近及远的过程。就欧洲人而言，他们对远东地区的认知可以说是最迟的，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，他们才从东线和西线两条航线渐渐进抵和了解远东。他们绘制的地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认知远东的渐进过程，本文试图据以介绍他们所描绘的远东海域及其名称。

—

我们要叙述的主题大约可以追溯到处于古罗马时代的公元二世纪。相关的人物首推托勒密 (Claudius Ptolemaeus, 约90-168)，他被西方人称为“地理学之父”，著有《地理学指南》，主张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地球；可是实际上他对远东只是多少记述了Serica和Sine，一般认为是指称的中国。他对地图的绘制十分重视，据说还亲自画出了古代希腊人所认知的世界地图，可惜并未传世。从14世纪起，不断有人根据他的传存文献来复原他的世界地图，不过从这些地图上我们看不到在标有Serica和Sine的陆地以东还有大海。托勒密的同时代人狄奥尼斯 (Dionysius) 出人意表，他在公元124年以散文描述了“有人居住的世界”，后来彭勃里 (E. H. Bunbury) 据以绘出“狄奥尼斯世界的重建图”，此图将欧、亚、非三洲连成一个大致椭圆形的大陆，在大陆西端以西标有“西洋”，东端以东标有“东洋”。¹

在托勒密时代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，欧洲人对远东基本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知识，地图上同样显得十分贫乏。中世纪手稿中留下了数以百计的所谓T-O地图，它简单得由两个或三个同心圆，在中圆内加上一个横条，横条下加上一个竖条构成。这样用线条分割以后，中圆的上部是亚洲，下部左边是欧洲，下部右边是非洲；中圆的一个或两个外环表示海洋，横条和竖条表示一些河流和内海。图上的方位是东在上，西在下，南在右，北在左。有一幅存世的T-O图绘于14世纪，据考证是按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诗人鲁堪 (Marcus Annaeus Lucanus) 的作品绘成。最早的T-O地图印本今存有1472年的，遵照基督教的地理理论绘出，附有圣伊西笃尔 (St. Isidore of Seville) 在六世纪末写的解说。²但是这类T-O地图说明不了任何稍为具

¹ J. B.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(ed.), *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*, vol. 1, Chicago & London, 1987, p. 172.

² 此图见于 R.V. Tooley, Charles Bricker and Gerald Roe Crone, *Landmarks of Mapmaking: An illustrated Survey of Maps and Mapmakers*, Amsterdam / Brussels, 1968, p.128.

体的地理问题，关于远东海域也是同样。在这个黑暗时代，欧洲的地理学也真是一片漆黑。

不过上述情况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后开始发生变化。马可波罗对中国有大量记述，并述及“日本国”。14、15世纪，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，尽管总是有人对它的描述将信将疑，甚至人为它完全不可凭信，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，而且在一些世界地图上也有所反映。在大约1380年绘制的“卡塔兰地图”上，开始出现马可波罗记述过的一些地名，如Cathay、Gog、Magog、Lop、Tenduc、Khanbalik、Quinsai、Fugu、Zaiton和Java等，还标有“中国海”(Sea of Chin)。³

进入15世纪以后，受到马可波罗影响的欧洲人所绘的世界地图又有：1, Albertin de Virga的《世界地图》(约1411-15)；2；Andrea Bianco的《世界地图》(1436)；3, Giovanni Leardo的三幅世界地图；4, “Borgia”平面球形图(15世纪前半)；5, 佚名卡塔兰《世界地图》(约1450-60)；6, Fra Mauro的《世界地图》(1457-9)；7, 威尼斯式地图残本(约1460)；8, Henricus Martellus Germanicus的《世界地图》(1489, 或1490, 或1492以后?)。对这些地图，最近拉内尔(John Larnier)逐一有所记述，可惜未涉及远东海域。⁴由于它们分别是欧洲一些图书馆的珍藏，有的甚至是孤本，对它们实见并研读后做出相关报导只能有待来日。

二

富饶而神秘的东方从来是欧洲人向往的乐土，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后这种向往渐渐发展为进一步探索东方的动因。但当时伊斯兰势力控制了红海和印度洋的航务，欧洲人不能顺利通过原来驶向东方的海道，于是他们竭力经由大西洋寻找其它航路，终于在15世纪末导致绕非洲海路和美洲的发现。大航海时代到来了。

大航海的急先锋是葡萄牙和西班牙。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(Alexander VI)发布训谕，规定在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，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线，线东属葡萄牙势力范围，

³ Nathaniel Harris, *Mapping the World: Maps and their History*, San Diego, 2002, p. 48-49.

⁴ John Larnier, *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*, Yale University Press, New Haven and London, 1999. Chapter 8, Marco among the Humanist; Appendix III Marco Polo and the World Map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.

线西属西班牙势力范围。所以葡萄牙人是绕过好望角，经由印度洋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走向远东；而西班牙人则是从大西洋西行抵墨西哥，再从墨西哥经由太平洋在菲律宾建立据点，而后北上远东。后来荷兰人和英国人走的也是东线，只不过具体的航路和落脚点有所不同而已。

我们现在可以明白，大航海以来的欧洲人走向远东，不论是走东线还是走西线，都是他们可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对远东的了解和认知，有一个积累和演变的过程。这在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也有明显的反映。

15、16世纪之交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在远东海域方面尚无进展，甚至出现很大的错误。1492年，在比夏姆（Martin Behaim）制作的地球仪上，亚洲的东海岸线向东延伸很远，几乎成了当时尚未知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海岸线。这一年哥伦布已扬帆于太平洋上，他当时认为新大陆就是亚洲，这实际上正是比夏姆的错误地理观念的另一种表现。可以这样说，在16世纪上半叶，欧洲地图上关于远东及其海域都还没有什么内容。⁵在这里，杰拉杜斯 墨卡托（Gerardus Mercator, 1512-1594）是一个代表人物。

在前人设计的基础上（Bernardus Sylvanus于1511，Werner约于1515），1536年法国的芬尼（Oronce Fine）刻印他的心形世界地图，1538年墨卡托加以修正后重新刻版刊行。即使在墨卡托版的心形地图上，远东的海岸线仍然是任意绘制的，陆地上标有一些名称，如Sinarum regio, Serica, Cathai, Tangut, Thebet, Mangi, Singui, Quisai, Sucai, 等等，显然仍是托勒密加马可波罗的混合，它们的方位也是被随意安置的。不过我们注意到在海岸线以东标有“东印度洋”（Oceanus Orientalis Indicus）。⁶接着，在1540刊行的缪恩斯特（Sebastian Münster）的《寰宇模式》（Typus Universalis）上画出日本国（Zipagri），在中国（Cathay Regio）东南与日本之间标出“东洋”（Oceanus Orientalis）；⁷在其1544年所绘的“南北美洲图”上，北美之西隔洋与“上印度”（India Superior）相望，洋中一个大岛标为日

⁵ 例如存世的 Waldseemüller 的 1507 年巨幅世界地图，东方海域只及于东南亚部分地区，其东北角只绘出中国少许地方，不及朝鲜和日本，不及远东海域。

⁶ 此图见于 R.V. Tooley, Charles Bricker and Gerald Roe Crone, *Landmarks of Mapmaking: An illustrated Survey of Maps and Mapmakers*, Amsterdam / Brussels, 1968, p.83。

⁷ 此图见于 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, revised ed., 1999, p.38 和 Pierluigi Portinaro and Franco Knirsch, *The Cartography of North America, 1500-1800*, New Jersey, 1987, p.60。我在《早期西欧地图上的 Korea》一文中曾说：“从西欧最早来到东亚的是葡萄牙人，他们约在 1542 年抵达日本。在约 1550 年由葡萄牙人绘制的《亚洲地区的中国》地图上，东亚以东的海域中已明显画出日本（Japan）”。今读到孟斯特此图，知此话需做修正。

本国（Zipangri）。⁸

到了 16 世纪下半叶，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。在 1565 年出版的伏兰尼（Paolo Forlani）的世界地图上，在南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标出“中国海”，在日本下方标有 Golfo Tonza，但中国和日本都画得很简单。⁹墨卡托后来十分注意绘刻世界地图，先是 1569 年他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世界地图问世；1585 年他又推出自己编印的“地图集”（Atlas），这年刊印的是第一册，1589 年出版第二册。1594 年，老墨卡托去世，他的儿子罗莫德·墨卡托（Rumold Mercator）继续绘刻该地图集，并最后在 1595 年汇编成一巨册问世。小墨卡托还曾将其父亲 1569 年所作的世界地图用方位投影法变形为东西两半球图于 1587 年出版，后来它也被收入 1595 年的汇编本。在此汇编本中的东半球图和亚洲图上都可以看到远东地区，可是很不完整，海岸线不合实际，没有朝鲜半岛，近海海域的名称只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标出“中国海”（Mare Cin）。¹⁰

墨卡托同时代人的作品情况看来大体相似，但也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。这里可以举述他的朋友奥特里乌斯和洪迪乌斯。奥特里乌斯（Abraham Ortelius）在 1570 年出版了他的《地球大观》（*Theatrum Orbis Terrarum*），在此名下，既有单幅的世界地图，又有集册的地图集，世界地图也收入其中。集册的《地球大观》是第一部近代世界地图集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欧洲人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，问世后受到广泛的欢迎。从 1570 年到 1612 年，《地球大观》用欧洲七种文字共出了 38 版，后出的版本并不断加以修订增补。¹¹1570 年的初版共有 53 幅地图，到 1612 年的拉丁文版已增至 127 幅，再附有 38 幅他人作品。¹²

从 1570 年的初版本起，《地球大观》地图集中都有世界地图和亚洲地图。笔者见到的历年版本中，与本文主题有关的，在洲图同层次上的还有“太平洋图”（1589），再小一层次的地图中还有“东印度图”（1570）“鞞鞞图”（1570）、“中国图”（1584）和“日本图”（1595）。在“太平洋图”上，远东海域明显与太平洋连在一起，是太平洋的西缘。在

⁸ 此图见于三好唯义《世界古地图コレクション》，河出书房新社，1999 年，页 15。

⁹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的复印件，1985 年，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Fresno 分校图书馆。

¹⁰ Gerardus Mercator, *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*, Rumold Mercator's copy, 1587. 见于 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, revised ed., 1999, p.42-43.

¹¹ Marcel P. R. van den Broecke, "Facts and Speculations on Production and Survival of Ortelius's *Theatrum Orbis Terrarum* and its maps", *The Map Collector*, 1986, No. 36.

¹² Ortelius's *Theatrum Orbis Terrarum*, English ed., 1606, Bibliographical Note.

“亚洲图”上，中国以东，标为“东洋”（Oceanus Eous）。在“东印度图”上，中国、日本以东的海域标为“东洋”（Oceanus Orientalis），中国和日本之间标为“中国海”（Mare Cin）。在“鞑靼图”上，鞑靼东面临海，标为“斯基泰海”（Oceanus Scythicus），中国与日本之间标为“中国海”（Mare Cin）。从笔者已经掌握的资料看，这是16世纪欧洲人地图上出现的有关远东海域的最多的信息。此外，若德父子（Gerard & Cornelis de Jode）1593年刊印的“亚洲图”上，日本以北海域标有“中国海”（Mar Chin）。¹³至于朝鲜的图象，还需要在下面做出补充。

三

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早期西欧地图上的Korea》¹⁴，现据以扼要叙述并稍加修正。直到16世纪70年代，在**欧洲**的各种地图上尚未出现有关朝鲜的图象，包括奥特里乌斯的《地球大观》。不过，在1580年的版本中，**奥特里乌斯**将朝鲜绘成大岛¹⁵。此后不少地图也将朝鲜绘成大岛，但形状不同，有作长叶形的，如路易斯·特谢拉(Luis Teixeira)的《日本地图》（1591）¹⁶；有几乎绘成圆形的，如恩德里克·F·范·兰格林（Hendrick F. Van Langren）所绘的《从孟加拉湾到日本的地图》（1596）¹⁷。进入17世纪以后，欧洲制图家一般都将朝鲜绘作长叶形大岛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50-60年代。如1662年，约翰·卜劳（Johan Blaeu）《大地图集》所收的一幅亚洲地图上仍然绘有一个大岛，标为“Corea Ins.”。¹⁸

最早将朝鲜绘作半岛的，是1594年普兰修（Petrus Plancius）的《世界图形》，那是一幅东西两半球图。¹⁹ 1596年林希霍坦所著《游历》（Linschoten, *Itinerarium*）一书中的东西两半球图²⁰，拉赫(Donald F. Lach)以为源自普兰修。²¹但是这样的画法似乎在以后一段时间

¹³ 此图见于冈本良知：《十六世纪における日本地図の発達》，八木书店，1973，页64。

¹⁴ 此文初次发表于《全海宗博士八旬纪念论丛》，韩国知识产业社，2000年；修订稿发表于阙维民主编《史地新论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。现在看来，需要再行修改补充。

¹⁵ Abraham Ortelius, *Theatrum orbis Terrarum*, Antuérpia, 1580, 见於 Macau: *Cartografia do encontro ocidente-oriental/ 澳门：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*, Macau / 澳门, 1986。

¹⁶ *Carta do Japão de Luis Teixeira*, c. 1591. impressa no *Theatrum orbis Terrarum de Abraão Ortélio*, Antuérpia, 1595. Inaugura um novo modelo de cartografia do Japão, resultante das informações trazidas à Europa pela Embaixada Nipônica de 1582, em especial, cartas japonesas do tipo gyogi. 见於 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: Jonathan Potter LTD, 1988,。

¹⁷ *Carta de Bengala ao Japão de Hendrick F. Van Langren*, baseada em Bartolomeu Lasso, impressa na 1 edição de J. Huygen Van Linschoten, *Itinerario*, Amsterdão, 1596. 见於 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: Jonathan Potter LTD, 1988,。

¹⁸ Johan Blaeu, *Atlas Major*, Amsterdam, 1662. 见於 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 III, book 1, ill. 2., Chicago and London, 1993.

¹⁹ 此图见于 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, revised ed., 1999, pp. 52-53.

²⁰ 见于此书英译本：J. H. van Linschoten, *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East & West Indies*, 4 vols, London, 1598, title page of vol.

内並沒有产生什么影响，可能人们不了解普兰修或林希霍坦有什么依据。其实连普兰修本人也尚概念不清，因为他在1600年的《亚洲—远东平面图》上又将朝鲜画成长叶形的大岛。²²以后，1625-1626年，普恰斯（Samuel Purchas）出版的《他的朝圣者们》一书中也有一幅《中国地图》将朝鲜半岛表示出来，²³但其影响似仍然不大。

直到1638年赫伯特（Thomas Herbert）《亚非各地历年旅游》所收的《印度与远东地图》和卫匡国（Martino Martini, 1614-1666）的地图问世以后，朝鲜半岛的地理概念才在欧洲得到日益广泛的确认。1649年，卫匡国绘出的《日本与朝鲜地图》，已清楚地将朝鲜的地形作为一个半岛表示出来，此图也被收于约翰·卜劳的《大地图集》。²⁴

四

进入17世纪以后，欧洲人地图上的有关远东海域的内容日益丰富起来。

这里首先要再次提及普兰修那幅1600年刊行的“亚洲-远东平面图”，它在中国和朝鲜之间标出“南京湾”（Encada de Nanquin），在中国以东日本以南的海域标出“中国洋”（Oceanus Sinensis）。²⁵接着，1606年若多克·洪迪乌斯（Jodocus Hondius）刊印的《中国图》和《日本图》，1613年他去世后由其子亨力克·洪迪乌斯（Henricus Hondius）印行的《新亚洲图》，都沿袭普兰修的画法和文字，只是名称的拼写略有不同，如Sinensis作Chinensis或Cinensis。《新亚洲图》篇幅较大，它在Cinensie Oceanus之东又用大一号的字标出Pars Maris Pacifici（太平洋部分）。²⁶此外，有一幅葡萄牙人艾莱第阿（Manuel Godinho de Eredia）绘制的《亚洲全图》，它将朝鲜以东、日本以北的海域标为“朝鲜海”（Mar Coria），将日本以东的海域标为“日本海”（Mar Iapan），将中国以东、日本以南的海域标为“中国海”（Mar China）；这幅地图的绘制年代被推定为1610年，²⁷但是从欧洲绘制

III。

²¹ 见於拉赫对于此图的说明：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 II, book 3, ills. 73, Chicago and London, 1977.

²² *A Ásia, da Insulindia ao Extremo-Oriente, no planistério de Petrus Plancius*, Amesterdão, 1600. 见於同上。

²³ Samuel Purchas, *His Pilgrimes*, London, 1625-1626, between pp. 400-401.

²⁴ 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 III, book 1, ills. 11, Chicago and London, 1993.

²⁵ *A Ásia, da Insulindia ao Extremo-Oriente, no planistério de Petrus Plancius*, Amesterdão, 1600. 见於 *Macau: Cartografia do encontro ocidente-oriental / 澳门：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*, Macau / 澳门, 1986.

²⁶ 此图原题为 *Asia Nova*，见于 R. V. Tooley, Charles Bricker and Gerald Roe Crone, *Landmarks of Mapmaking: An illustrated Survey of Maps and Mapmakers*, Amsterdam / Brussels, 1968, p. 128.

²⁷ 此图收藏于 C. M. C. Machado Figueira, Lisboa, 印本见于冈本良知：《十六世纪における日本地図の発達》，八木书店，

世界地图的总体情况看，这个年代似乎断得过早了。

从 1630 年起维勒姆·卜劳（Willem Blaeu）开始刊布世界地图，往往放在他的地图集的最前面，直到 1662 年其子约翰·卜劳在《大地图集》中又收了进去。在维勒姆·卜劳的世界地图上，也可以见到在中国以东日本以南的海域标有“中国洋”（Oceanus Chinensis），而且它向南及于菲律宾之东。²⁸在 1640 年的“朝鲜图”上，在中国和朝鲜之间标出“南京湾”（Enseada de Nanquin）。²⁹

其它在远东海域方面值得注意的地图还有：1634年，杰埃拉（JeanGuérard）的《新世界图》，自朝鲜以东、日本以北的海域到菲律宾以东的海域，标为“中国洋”（L'ocean de Chine）。³⁰

1652年，达贝维叶（Nicolas Sanson d'Abbeville）的《诸新地图上的亚洲》，此图在朝鲜西南、中国以东的海域标出“南京湾”（G. de Nanqui），将“中国海”（Mer de Chine）

从朝鲜和日本之间以北的海域向南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北部海域，在“中国海”的东面用大字标出“东洋”（Ocean Oriental），

在日本列岛隔海以北标出“蝦夷地区”（Terre de Iesso, yezo, ou Sesso）。³¹

1655年，曾德昭据普恰斯的“中国图”而改绘出一幅“中国图”，在图上添出“南京湾”（Enseada de Nanquin）和“中国洋”（The Chinian Ocean），而且显然是由于东边太窄，将“中国洋”标在中国东南近海。³²

“南京湾”这个用词的出现颇值得注意。它实际上指称的是渤海湾、黄海以及东海。据笔者所见，Enseada de Nanquin最早出现在朗格伦(Hendrik van Langren)1595年所绘的《亚洲图》上，当时他还将朝鲜画为一个几乎呈圆形的岛，而Enseada de Nanquin则标在中国一边的沿

1973，页 251。

²⁸ Nathaniel Harris, *Mapping the World: Maps and their History*, San Diego, 2002, p.148.

²⁹ 此图收于 Willem and Jean Blaeu, *China Veteribus Sinarum*, Amsterdam, 1640. 见于网站 www.cartography.henny-savenije.pe.kr/

³⁰ Donald Wigal, *Historic Maritime Maps, 1290-1699*, New York, 2000, p.178.

³¹ Nicolas Sanson d'Abbeville, *L'Asie en plusieurs cartes*, Paris, 1652. 见于 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III, book 4, ill.285, Chicago and London, 1993.

³² Alvarez Semedo, *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*, London, 1655, p.254.

海陆地上。³³笔者在中国文献中尚未找到称这一带海域或渤海湾为“南京湾”的记载。朝鲜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称呼，我想在这里请教韩国学者。我注意到《哈梅尔游记》写道：“在王国的西方有南京湾（Bay of Nanking）与中国相隔。”³⁴这应当是哈梅尔从朝鲜人那里听说的吧。笔者又考虑到，在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西交往中南京给予欧洲人的影响很大，他们当时所学的Mandarin实际上是南京官话，他们将从广州运出的中国商品通称为“南京货”（Nanking Cargo），因而他们似也可能给出一个“南京湾”之类的名称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

1655年，卫匡国的《中国新地图集》在阿姆斯特丹出版³⁵；同年，他绘的《中国地图》又刊入由曾德昭（Alvarez Semedo）增补的他的《鞑靼战记》的英译本。³⁶卫匡国在西方被誉为“中国地理学之父”，他的《中国新地图集》主要是将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译介到了西方，而且用欧洲的制图学方法画了出来。此地图集的第17幅（最后一幅）是“日本图”，实际上画的是日本和朝鲜两国。据研究，关于日本，卫匡国参考了卡丹地图（Cardim, 1646）、詹森尼地图（Janssonius, 1649）、“兰人参府道中图”（1650-1654）和荷兰航海家的九州图（1643年以来）关于朝鲜的地形，被认为是“御朱印船航海图型”。³⁷他的“日本图”大大超胜欧洲人以前绘制的西文地图；可是在远东海域及其名称方面，除了在中国、朝鲜和日本之间标出“中国洋”，却没有留下新的记录。

1666年尼霍夫《荷使中国行纪》一书中所附的荷兰使团从广州到北京的行程路线图，此图在中国、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标为东海（Mare Eoum），³⁸这在欧洲地图上还是首次；它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人的概念，不无可能，荷兰使团采用这个名称是中国官方告知的结果。1686年，在柏应理（Philippe Couplet）的《中国地图》³⁹上，“中国洋”标于中国、朝鲜和日本之间，下迄浙闽之东。在约1695年伐尔克（Gerard Valck）绘制的《亚洲图》上，

³³ 印本见于冈本良知：《十六世纪における日本地図の発達》，八木书店，1973，页62。

³⁴ Hamel's Journal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Korea, 1653-1666, trans. from the Dutch manuscript by Br. Jean-paul Buys, of Taizé,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, Seoul, Korea, 1994. p.52.

³⁵ Martino Martini, *Novus atlas sinensis*, Amsterdam, 1655.

³⁶ Alvarez Semedo, *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*, London, 1655, p.254.

³⁷ 参见中村拓：〈本邦に伝わるブラウ世界図について〉，日本地理学史研究编：《地理学史研究》第一集，京都，1957年，页23-65。

³⁸ 此图见于 Johann Nieuhof, *Ambassade des Hollandois a la Chine...traduits sur deux manuscrits Hollandois*, Paris, 1666.（荷文初版本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问世。）又见引于 Donald F.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III, book 4, ills.291, Chicago and London, 1993. 汉文著作可参见包乐史：《中荷交往史》，庄国土汉译，路口店出版社，1989年，页77。

³⁹ 此图见于其《中国王朝年表》，及其出版于1687年的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。Philippe Couplet, *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*, Paris, 1686, 该地图见于年表正文前。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, Paris, 1687, 所附的地图见引于 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III, book 4, ills.286, Chicago and London, 1993.

仅在亚洲东面的广大海域标出“中国洋”(Oceanus Chinensis)；⁴⁰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他的约1710年刊印的《新南北两半球地图》上看到。⁴¹在约1706年德莱斯勒(Par Guillaume De l'Isle)的《朝鲜图》上,朝鲜半岛之东与日本列岛之西北标出“东海或朝鲜海”。⁴²不久以后,约1713年,在卡西尼(JeanDominiqueCassini)《平面地球图》的梵德阿版上出现如下内容:亚洲之东,自北而南,标有“蝦夷海”(Mer de Iesso)和“东洋”(Orcean Oriental);这“东洋”自日本以东海面向南一直延伸至爪哇以南;在这“东洋”范围之内,日本以东又有小字标出“日本海”(Mer du Japon)。⁴³又,由于卡西尼图上绘有明确的圆形纬线,因而它明白表示“东洋”位于太平洋的东部,这就与现在的东太平洋的概念比较接近了。此外,在1719年的恰特兰(Henri Abraham Chatelain)所绘的《三珍图》(Carte très Curieuse...)上,朝鲜以东、日本以北标的是“中国东海与日本北海”(Mer Orientale de la Chine et Septentrionale du Japon)。⁴⁴

关于Mer de Iesso,这里需要讨论一下。Iesso可见于约翰·卜劳在1662年刊行的《大地图集》中的“中国及其周边图”,拉赫考它源自卫匡国的中国总图,以为上述卡西尼图上的Mer de Iesso也许受到卫匡国/卜劳的影响。⁴⁵可是上面提到的达贝维叶在1652年的《诸新地图上的亚洲》上标出“蝦夷地区”,他同时在另一幅“大鞞鞞图”上于北亚东海岸和“蝦夷”之间画出“蝦夷海峡”。卜劳将Iesso标为日本列岛以北的一个大岛,颇似“北海道”;但卡西尼在Mer de Iesso以北还有标为Terre de Iesso(蝦夷地区)的一片大陆,其用词、图形都与《诸新地图上的亚洲》相一致。因而,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卡西尼受到达贝维叶的影响更为可信。

17世纪末18世纪初,在康熙皇帝支持下,在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在中国各地从事测绘,于1718年完成《皇舆全览图》。学术界今已公认,在大规模实测基础上绘制的《皇舆全览图》是当时亚洲最大最好的地图。1734年,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叶(J. B. Bourguignon d'Anville)根据传教士寄到欧洲的《皇舆全览图》副本及其它资料绘成中国新地图,呈献给

⁴⁰ 此图见于三好唯义:《世界古地图コレクション》,河出书房新社,1999年,页42-43。

⁴¹ 此图原题为Novus Planiglobi Terrestris Per Utrumque Polum Conspectus,见于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, revised ed., 1999, p. 54。

⁴² 见于网站 www.cartography.henny-savenije.pe.kr/

⁴³ 此图见于Jonathan Potter, *Collecting Antique Maps*, London, revised ed., 1999, p.56。

⁴⁴ Pierluigi Portinaro and Franco Knirsch, *The Cartography of North America, 1500-1800*, New Jersey, 1987, pp.216-217.

⁴⁵ Donald F. Lach,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 vol.III, book 4, ills.287, Chicago and London,1993.

法兰西国王，並先后出版於巴黎和海牙。1735年，杜赫德在《中华帝国全志》中刊布的《中国全图》实际上就是唐维叶的地图。此图不包括日本，但对朝鲜半岛的描绘已相当确切，不仅有半岛准确的方位和图形，而且画出山脉、河流和一些城市及其名称。据杜赫德的《前言》，“朝鲜图取自一幅该国王宫内的地图，並参考了传教士为绘製鞑靼地图而做的边界勘测。”⁴⁶此图在朝鲜半岛以南中国以东海域标出“东海或中国海”（Eastern Sea or Sea of China）。所以在《皇輿全览图》完成并传到欧洲以后，中国称这一带海域为“东海”已被欧洲人士接受，而且他们将之与他们原来习称的“中国海”联系起来。

2003年中秋之夜初稿完成于杭州苦竹斋

⁴⁶ P. du Halde, *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-Tartary,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...*, London, 1738, P. du Halde' s Preface, p. xii.